

docsriver.com
商家本本店

中國佛教經典寶藏精選白話版

史傳類

94

潘

平釋譯

星雲大師總監修

佛光山宗務委員會印行

入唐求法巡禮記





中國佛教經典寶藏精選白話版

94

潘 平釋譯

星雲大師總監修

佛光山宗務委員會印行



佛光經典叢書

中國佛教經典寶藏
精選白話版
· 入唐求法巡禮記

入唐求法巡禮記／潘平釋譯。--初版。--臺北市：
佛光，1998 [民87] 面；公分。--(佛光經典叢書；
1194)(中國佛教經典寶藏精選白話版；94)

參考書目：面

ISBN 978-957-543-683-4(精裝)。--

ISBN 978-957-543-684-1(平裝)

1. 佛教 - 中國 - 唐 (618-907) 2. 中國 - 描述與
遊記 3. 中國 - 社會生活與風俗 - 唐 (618-907)

690

86012460

總編
 監修
 編輯
 譯者
 出版者
 發行人

地址
 電話
 網址
 劃撥戶名
 流通處

印刷者
 法律顧問
 登記證
 初版
 定價

星雲大師
慈惠法師 依空法師(台灣)；王志遠 賴永海(大陸)
潘平
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佛光山宗務委員會
心定和尚 慈莊法師 慈惠法師
慈容法師 慈嘉法師 依嚴法師
依恒法師 依空法師 依淳法師

高雄市大樹區興田路一五三號 佛光山寺
(07) 六五六一九二一一一六八

http://www.fgs.com.tw
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佛光山文化發行部
高雄市大樹區興田路一五三號 (07) 六五六四〇三八〇九
佛光山文教廣場
高雄市大樹區佛光山寺 (07) 六五六一九二一六二〇二
滴水書坊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四四六號 (02) 二九三三七四八
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三段一一七號 (02) 二九八四九五三
宜蘭市中山路三段一五七號 (03) 三三〇三三一〇九
高雄市前金區賢中街一七號 (07) 一七二八六四九
高雄市左營區忠言路一八號 (07) 五五六三三九三一〇六
中茂分色製版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舒建中、毛英富律師
行政院新聞局版台省業字第八六二號
一九九八年二月
二〇一二年一月再版三刷
二〇〇元

有著作權，請勿翻印，歡迎流傳
 如有缺頁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總序

自讀首楞嚴，從此不啻人間糟糠味；
認識華嚴經，方知己是佛法富貴人。

誠然，佛教三藏十二部經有如暗夜之燈炬、苦海之寶筏，為人生帶來光明與幸福，古德這首詩偈可說一語道盡行者閱藏慕道、頂戴感恩的心情！可惜佛教經典因為卷帙浩瀚，古文艱澀，常使忙碌的現代人有義理遠隔、望而生畏之憾，因此多少年來，我一直想編纂一套白話佛典，以使法雨均霑，普利十方。

一九九一年，這個心願總算有了眉目，是年，佛光山在中國大陸廣州市召開「白話佛經編纂會議」，將該套叢書訂名為《中國佛教經典寶藏》。後來幾經集思廣益，大家決定其所呈現的風格應該具備下列四項要點：

一、啓發思想：全套《中國佛教經典寶藏》共計百餘冊，依大乘、小乘、禪、淨、密等性質編號排序，所選經典均具三點特色：

1 歷史意義的深遠性

2 中國文化的影響性

3 人間佛教的理念性

二、通順易懂：每冊書均設有譯文、原典、注釋等單元，其中文句舖排力求流暢通順，遣詞用字力求深入淺出，期使讀者能一目了然，契入妙諦。

三、文簡義賅：以專章解析每部經的全貌，並且搜羅重要章句，介紹該經的精神所在，俾使讀者對每部經義都能透徹瞭解，並且免於以偏概全之謬誤。

四、雅俗共賞：《中國佛教經典寶藏》雖是白話佛典，但亦兼具通俗文藝與學術價值，以達到雅俗共賞、三根普被的效果，所以每冊書均以題解、源流、解說等章節，闡述經文的時代背景、影響價值及在佛教歷史和思想演變上的地位角色。

茲值佛光山開山三十週年，諸方賢聖齊來慶祝，歷經五載、集二百餘人心血結晶的百餘冊《中國佛教經典寶藏》也於此時隆重推出，可謂意義非凡，論其成就，

則有四點成就可與大家共同分享：

一、**佛教史上的開創之舉**：民國以來的白話佛經翻譯雖然很多，但都是法師或居士個人的開示講稿或零星的研究心得，由於缺乏整體性的計劃，讀者也不易窺探佛法之堂奧。有鑑於此，《中國佛教經典寶藏》叢書突破窠臼，將古來經律論中之重要著作，作有系統的整理，為佛典翻譯史寫下新頁！

二、**傑出學者的集體創作**：《中國佛教經典寶藏》叢書結合中國大陸北京、南京各地名校的百位教授學者通力撰稿，其中博士學位者佔百分之八十，其他均擁有碩士學位，在當今出版界各種讀物中難得一見。

三、**兩岸佛學的交流互動**：《中國佛教經典寶藏》撰述大部份由大陸飽學能文之教授負責，並搜錄臺灣教界大德和居士們的論著，藉此銜接兩岸佛學，使有互動的因緣。編審部份則由臺灣和大陸學有專精之學者從事，不僅對中國大陸研究佛學風氣具有帶動啓發之作用，對於臺海兩岸佛學交流更是助益良多。

四、**白話佛典的精華集粹**：《中國佛教經典寶藏》將佛典裏具有思想性、啓發性、教育性、人間性的章節作重點式的集粹整理，有別於坊間一般「照本翻譯」的白話佛

典，使讀者能充份享受「深入經藏，智慧如海」的法喜。

今《中國佛教經典寶藏》付梓在即，吾欣然爲之作序，並藉此感謝慈惠、依空等人百忙之中，指導編修；吉廣輿等人奔走兩岸，穿針引線；以及王志遠、賴永海等大陸教授的辛勤撰述；劉國香、陳慧劍等臺灣學者的周詳審核；滿濟、永應等「寶藏小組」人員的匯編印行。由於他們的同心協力，使得這項偉大的事業得以不負衆望，功竟圓成！

《中國佛教經典寶藏》雖說是大家精心擘劃、全力以赴的鉅作，但經義深邃，實難盡備；法海浩瀚，亦恐有遺珠之憾；加以時代之動亂，文化之激盪，學者教授於契合佛心，或有差距之處。凡此失漏必然甚多，星雲謹以愚誠，祈求諸方大德不吝指正，是所至禱。

一九九六年五月十六日於佛光山

編序

敲門處處有人應

《中國佛教經典寶藏》是佛光山繼《佛光大藏經》之後，推展人間佛教的百冊叢書，以將傳統《大藏經》菁華化、白話化、現代化為宗旨，力求佛經寶藏再現今世，以通俗親切的面貌，溫渥現代人的心靈。

佛光山開山三十年以來，家師星雲上人致力推展人間佛教不遺餘力，各種文化、教育事業蓬勃創辦，全世界弘法度化之道場應機興建，蔚為中國現代佛教之新氣象。這一套白話菁華大藏經，亦是大師弘教傳法的深心悲願之一。從開始構想、擘劃到廣州會議落實，無不出自大師高瞻遠矚之眼光；從逐年組稿到編輯出版，幸賴大師無限關注支持，乃有這一套現代白話之大藏經問世。

這是一套多層次、多角度、全方位反映傳統佛教文化的叢書，取其菁華，捨其艱澀，希望既能將《大藏經》深睿的奧義妙法再現今世，也能為現代人提供學佛求法的方便舟筏。我們祈望《中國佛教經典寶藏》具有四種功用：

一、是傳統佛典的菁華書——中國佛教典籍汗牛充棟，一套《大藏經》就有九千餘卷，窮年皓首都研讀不完，無從賑濟現代人的枯槁心靈。《寶藏》希望是一滴濃縮的法水，既不失《大藏經》的法味，又能有稍浸即潤的方便，所以選擇了取精用弘的摘引方式，以捨棄龐雜的枝節。由於執筆學者各有不同的取捨角度，其間難免有所缺失，謹請十方仁者鑒諒。

二、是深入淺出的工具書——現代人離古愈遠，愈缺乏解讀古籍的能力，往往視《大藏經》為艱澀難懂之天書，明知其中有汪洋浩瀚之生命智慧，亦只能望洋興歎，欲渡無舟。《寶藏》希望是一艘現代化的舟筏，以通俗淺顯的白話文字，提供讀者遨遊佛法義海的工具。應邀執筆的學者雖然多具佛學素養，但大陸對白話寫作之領會角度不同，表達方式與臺灣有相當差距，造成編寫過程中對深厚佛學素養與流暢白話語言不易兼顧的困擾，兩全為難。

三、是學佛入門的指引書——佛教經典有八萬四千法門，門門可以深入，門門是無限寬廣的證悟途徑，可惜缺乏大眾化的入門導覽，不易尋覓捷徑。《寶藏》希望是一支指引方向的路標，協助十方大眾深入經藏，從先賢的智慧中汲取養分，成就無上的人生福澤。然而大陸佛教於「文化大革命」中斷了數十年，迄今未完全擺脫馬列主義之教條框框，《寶藏》在兩岸解禁前即已開展，時勢與環境尚有諸多禁忌，五年來雖然排除萬難，學者對部份教理之闡發仍有不同之認知角度，不易滌除積習，若有未盡中肯之辭，則是編者無奈之咎，至誠祈望碩學大德不吝垂教。

四、是解深入密的參考書——佛陀遺教不僅是亞洲人民的精神皈依，也是世界眾生的心靈寶藏，可惜經文古奧，缺乏現代化傳播，一旦龐大經藏淪為學術研究之訓詁工具，佛教如何能紮根於民間？如何普濟僧俗兩眾？我們希望《寶藏》是百粒芥子，稍稍顯現一些須彌山的法相，使讀者由淺入深，略窺三昧法要。各書對經藏之解讀詮釋角度或有不足，我們開拓白話經藏的心意卻是虔誠的，若能引領讀者進一步深研三藏教理，則是我們的衷心微願。

在《寶藏》漫長五年的工作過程中，大師發了兩個大願力——一是將文革浩劫斷

滅將盡的中國佛敎命脈喚醒復甦，一是全力扶持大陸殘存的老、中、青三代佛敎學者之生活生機。大師護持中國佛敎法脈與種子的深心悲願，印證在《寶藏》五年艱苦歲月 and 近百位學者身上，是《寶藏》的一個殊勝意義。

謹呈獻這百餘冊《中國佛敎經典寶藏》爲 師父上人七十祝壽，亦爲佛光山開山三十週年之紀念。至誠感謝三寶加被、龍天護持，成就了這一樁微妙功德，惟願《寶藏》的功德法水長流五大洲，讓先賢的生命智慧處處敲門有人應，普濟世界人民衆生！

目錄

● 題解

.....

—

● 經典

.....

一九

1 揚州見聞

.....

二二

2 從赤山到五臺

.....

七一

3 五臺巡禮

.....

二二八

4 長安求法

.....

一七九

5 會昌法難

.....

一〇二

● 源流

.....

一五三

1 最澄、圓仁與天台宗

.....

一五五

2 入唐記與會昌法難

.....

一五八

| | |
|-------------|-----|
| 唐代的宗教政策 | 一五八 |
| 會昌法難 | 一六一 |
| 3 入唐八家 | 一六七 |
| 4 日本佛教史中的圓仁 | 一七四 |
| ● 解說 | 一七七 |
| ● 附錄 | 一八五 |
| ● 參考書目 | 三三九 |



題

解

《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四卷，又名《入唐求法巡禮記》、《入唐巡禮記》、《五臺山巡禮記》，簡稱《入唐記》，作者（日僧）圓仁。本書是他在公元八三八——八四七年在中國學習佛法巡禮聖地時的日記，被日本學者稱爲「東洋學界至寶」。

《入唐記》原書久佚，但有多種抄本流傳。據日本後三條天皇延久年間渡海入宋的日僧成尋（公元一〇一一——一〇八一年）在所撰《參天台五臺山記》中所載，延久四年（宋神宗熙寧五年，公元一〇七二年）十月十四日謁見宋神宗時，曾呈進《入唐記》前三卷（成尋的文章中稱爲慈覺大師《巡禮記》三卷）。由此可見當時已有《入唐記》寫本傳世了。

此後，日本佛教日蓮宗創始人日蓮上人（公元一二二二——一二九三年）在一二六〇年將自己所撰《立正安國論》上呈幕府執政北條時賴時，曾提到過這部《入唐記》；再後，東大寺學僧宗性（公元一二〇六——一二九三年）撰寫《彌勒感應抄》時，亦曾引述《入唐記》開成五年二月十四日、七月十六日等涉及彌勒佛的記載。像《叡岳要記》、《元亨釋書考》等著述中亦屢有引述。而其抄本在鎌倉幕府（公元一一三三——一三三三年）時期仍在寺僧以及學者中流傳。此後的室町幕府（公元一三三三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八——一五七三年）時期則默默無聞。

到明治十六年（公元一八八三年），養鷗徹定、三上參次博士等在京都東寺的觀智院先後發現了該處所收藏的《入唐記》的古鈔本，日本朝野爲之震動。明治三十一年，被指定爲國寶。這就是所謂的「東寺觀智院藏本」，簡稱「東本」。該藏本高二十三點五厘米，寬十四厘米，每半頁七行半，每行十八字左右，由卷四末的附記可以看出是本係一個住在京都圓山長樂寺的僧人兼胤法師所抄，兼胤在抄寫時還依據一個叫寬圓的僧正的另一抄本作了校勘。兼胤和寬圓的事跡都已失考（有人認爲寬圓便是法印寬圓，錄此聊備一說）。

除「東本」外，另一種抄本，爲「池田長田氏藏本」，據該本卷後所記，爲日本信濃北佐久郡（今長野縣）津金教寺住持法印大僧都長海所抄，爲文化二年（公元一八〇五年）所錄，所據爲松禪院本，可能與「東本」不是同一系統。可惜池田藏本（又稱「津金本」）一向秘藏，不肯公開，故只能依據排印本（大正三年）公元一九一四年，日本天台宗務廳文書課將「池本」作底本，參校「東本」和「國本」，作爲《四明餘霞》一書的附錄影印發行，簡稱「四明餘霞本」窺其一斑。

在本世紀初，《入唐記》開始有刊本行世。明治四十年，日本國書刊行會將東本排印出版，簡稱「國本」。大正七年，南條文雄和高楠順次郎等人將此書收入《大日本佛教全書·遊方傳叢書》，該書以「東寺觀智院本」為底本，校以「四明餘霞本」。參與這項工作的還有辻善之助、和田英松、黑板勝美、藤田明等。臺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在一九七一年曾影印出版了此版本。

到大正十五年（公元一九二六年），東洋文庫為使被列為國寶的「東本」得於保存和流傳，將「東本」影印，作為「東洋文庫論叢」第七，附篇發行，內容包括本文四冊和說明一冊，據說共印了三百部。

在中國，民國丙子年（公元一九三六年）仲春，曾發行了《入唐記》的石印本。簡稱「丙子本」。「丙子本」將全書四卷改作四紀，紀一、紀二合訂一冊，共八十八頁；紀三、紀四合訂為下冊，七十頁。每半頁十一行，每行二十一字。刻工道地。上海圖書館所藏該版本係前上海南洋中學校長王培孫所藏書。「丙子本」對「東本」的衍字、脫漏與筆跡模糊之處有所刪訂補正，對「東本」和「佛教全書本」存在的明顯書寫和刻版的錯誤作了改正。

最重要的是，「丙子本」對於日本早先幾乎所有版本和寫本中有關中國唐代的人名、地名和職官名等方面存在的問題和錯誤，都結合中國有關典籍的記載作了考證和改正（見顧承甫《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在中國的最早刊本》，載《中日文化與交流》（三），中國展望出版社一九八七年）。

但顧承甫尚不知這個本子的校訂者（顧先生推測校訂者為前清遺老遁跡佛門者），我們通過鹽入良道先生的《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二）（平凡社一九八五年版，東洋文庫四四二）知道，這個「丙子本」的校訂者便是中國著名學者羅振玉（鹽入良道先生是從原日本大谷大學教授春日禮智博士處借得此本子的）。中日兩國學者長期以來一直沒有注意到這位與日本較有關係的中國學者的貢獻，這倒也可以看作近現代中日文化交流的一個小插曲。

公元一九三七年夏，由鎮江居士尹石公選印，根據「東本」影印本複印，行款與「東本」相同。該本由海上佛教淨業社發行（僅收第一卷），書名題答者袁希濂。中國學者還對《入唐記》進行了介紹和研究，一九四四年，梁容若先生曾介紹了圓仁及《入唐記》，到七十年代以後，周一良、吳楓等人又對圓仁及《入唐記》作了介紹。

一九八六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由顧承甫、何泉達點校的《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四卷本，書前還有點校者所撰長篇序言。該書以日本東洋文庫大正十五年的「東本」影印本作底本，參校《大日本佛教全書》本及中國「丙子本」，還吸收了小野勝年博士的整理研究成果，是目前中國讀者可見的最新本子。^②

在日本，自明治年間《入唐記》重新發現後，便得到學者們的重視，岡田正之博士（公元一八六四——一九二七年）從大正二年開始便從事此項研究，他的《關於慈覺大師的入唐行記》（載《東洋學報》第十一、十二、十四卷各期）可視作這個領域的開山之作。此後，堀一郎博士又將其譯成日本文並作了簡要注解（已收入《國譯一切經·史傳部》）。

由足立喜六原注、鹽入良道補注的兩卷本《入唐記》亦由平凡社分別冠以東洋文庫一五七、四四二序號行世，特別是其中的四四二本，鹽入良道得以見到了羅振玉先生手寫校訂的中國「丙子本」。一九六三——一九六九年，鈴木學術財團研究部出版了小野勝年博士的四卷本《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之研究》，對原文加以注釋、日譯，並

附有長篇研究長文和《入唐新求聖教目錄》，這是迄今為止研究圓仁及其行記最爲完善的本子，其底本亦是「東寺觀智院本」。

在一九六〇年代，爲紀念圓仁示寂一千年，福井康順還主編了《慈覺大師研究》一書，收入研究論文四十五篇。

在歐美，圓仁行記的介紹始於一九五〇年代，一九五五年，美國學者賴蕭爾（Edwin O. Reischauer）首次將《入唐記》譯成英文，書名是《圓仁日記》（Emin's Diary），賴蕭爾同時還出版了《圓仁——唐代中國之旅》（Emin's Travels in T'ang China）的研究性著述，向西方讀者介紹圓仁及其行記。^④此後，《行記》的法文譯本、德文譯本也先後問世。

曾被賴蕭爾稱作古代東方三大遊記之一的《入唐記》，有著它特殊的宗教價值和學術地位。圓仁那種不畏艱難險阻、排除種種困難，一心爲尋求佛法，使佛法弘傳祖國的精神，鼓舞了他的後繼者。他的巡禮五臺山，成爲後世日本僧侶到中國來求法取經的典範。

《入唐記》是研究中日佛教關係的珍貴史料，也是敘述當時唐代佛教和社會狀況

的重要史料。中、日兩國研究中日關係史和文化交流史者無不將其視為珍本。如日本學者木宮泰彥所著的《日中文化交流史》便多得益於圓仁的《入唐記》。對於中國佛教，《入唐記》的史料價值便更加可貴。

首先，圓仁身逢「會昌法難」，保留了「會昌法難」全部過程的詳細記載，彌補了中國正史及其他資料記載的不足，著名學者湯用彤先生在他的《隋唐佛教史稿》論及「會昌法難」時，主要便是依據圓仁的記載，並參以他書，予以論述。

其次，圓仁在中國求法巡禮九年，足跡所至，記下了他所見所聞，為我們研究九世紀中國的佛教及宗教生活留下了一份珍貴的記錄。中國著名學者陳垣先生在研究摩尼教在中國流傳和法國學者謝和耐 (Jacques Gernet) 先生在研究中國五至十世紀寺院經濟時，也極為重視圓仁的日記。

而圓仁對中國各地寺院的狀況、法會、道場的記載，對當時名僧大德及信眾的記述，更為後世學者們留下了種種值得追蹤尋探的信息。而圓仁求法所留下的目錄，也為我們彌補因「會昌法難」而造成的中國佛教文化的破殘，提供了一個復原的側影。

以下再述本書精選的標準。《入唐記》四卷的概要如下：卷一，從日本出發渡海

入唐途中的情況，以及初到唐境，滯留揚州期間在開元寺受學，此後又北上山東，並下定決心留在中國繼續求法；卷二，講由山東經河北抵山西五臺山，巡禮拜謁天台宗聖地的經歷見聞；卷三，講巡禮中臺、西臺、北臺等處，歷遊聖跡，參謁名僧，抄錄經卷，西詣長安的見聞和經歷，記述了會昌年間對僧尼淘汰的開端；卷四，講遭遇會昌法難及離開長安，攜帶經卷佛畫及法器歸國的情況。日記在圓仁等回國後有一位叫南忠的和尙來訪的記述中結束。

本書的節選，用的是小野勝年的四卷本，並參以中國顧承甫等的點校本和台北影印的《大日本佛教全書》本，個別地方還參照了足立喜六原注、鹽入良道補注的東洋文庫四四二冊（即卷三和卷四的那一本）。選錄的標準是凡與佛教有關的見聞都盡量採入，無關部分則或不採，或用省略號略去。

本書的視角不是圓仁眼中的中國，而是圓仁眼中（或曰筆下）的中國佛教和排佛運動，這樣的選擇本身有一個很大的缺憾，即將圓仁入唐後對所受到官方庇護方面的情況給忽略了（這個缺憾將在〈源流〉部分的敘述中加以彌補）。

最後介紹《入唐記》的作者圓仁和在這個領域作出貢獻的小野勝年、賴蕭爾的情

況。

圓仁，公元七九三年生於日本下野國（今櫛木縣）都賀郡，俗姓壬生。傳說他出生那一天，紫雲生於屋頂，一過路托鉢僧廣智見後尋到其宅，懇請其父母，要求他們等小孩長大後托付給他（廣智）。圓仁幼年即喪父，九歲時被送到廣智身邊，在那兒，他成了一個虔誠篤學的佛教徒。

十五歲那年，圓仁到比叡山延曆寺，成爲僧人最澄的忠實弟子。最澄圓寂後，圓仁成爲最澄的繼承人，他留在比叡山一邊講說佛法，一邊主持各種宗教儀式。

在四十歲那年，圓仁身體極衰，視力也減弱了，他自知不久人世，便在比叡山北側一個幽靜之處搭了一個小草庵，靜靜地等待最後時刻的到來。一天晚上，他作了一個夢，夢到由天上得到藥物，其形似瓜，吃了半片，味甘如蜜，邊上有人告訴他，這是三十三天不死妙藥。自此以後，他立刻精神振奮，沈疴頓失。

公元八三四年，中止已久的遣唐使又開始派遣任命，圓仁得到消息後不久的一個夜晚，夢見師父來到跟前對他說：「圓仁，我希望你能入唐求法，雖然有千難萬險也在所不辭。」不久，圓仁便以學問僧的資格加入了遣唐使的隊伍。經過多次準備，圓

仁終於乘上大使藤原常嗣所乘的第一船，於公元八三八年六月十三日（按本書的月、日均是農曆）出發，圓仁的日記也從這一日開始。

六月二十二日，船隊到了日本有救島（今宇久島），次日，送行的人們便下船登岸，船隊揚帆西去，隱沒在茫茫的大海之中。經過五天的顛簸，圓仁等終於到達中國，不久他們到了鑑真和尚的故鄉揚州。

十月上旬，遣唐使一行由揚州出發去長安，圓仁等仍留在揚州，等待朝廷准許他們去天台山朝聖（四十年前最澄曾在此求學）。此間，圓仁住進揚州開元寺，在那裏開始研究那些從前不曾知曉的佛教經典，同時，與揚州節度使李德裕有密切的交往。但終未獲准去天台山，而必須按原計劃同遣唐使團一道歸國。這使圓仁大失所望。

公元八三九年二月，圓仁由揚州出發，沿大運河北上前往楚州（今江蘇淮安），與訪問長安的遣唐使會合，三月，他們由楚州出發開始歸國的航程。在歸途中，圓仁聽從擔任翻譯的新羅人金正南的勸告，堅定了留在中國的決心，在船駛到山東半島南端的密州大珠山時捨船登岸。但船隊的航線發生了意外變化，在徵得大使同意後，圓仁同惟正、惟曉兩名弟子和中國隨從丁雄萬等，告別了遣唐使一行，就在淮河入海口

以北的一個荒涼的海灘上登岸了。他們便向有人煙處行去，因冒充新羅人被識破，爲中國官府捉拿。恰好遣唐使船隊有一船因遇暴風雨漂流到此，圓仁等又只得垂頭喪氣地上船。

不久，這艘船又遇暴風漂到山東北部的海岸。圓仁及弟子們登岸發覺附近有一個朝鮮人的寺院，名赤山法華院，當圓仁正在院中參訪時，日本的船隻解纜走了——遣唐使們知曉圓仁的心思，乃採取此一行動以成全他的求法願望。

圓仁等在赤山度過了秋冬兩季，在朝鮮人那兒，他們得悉在山西省東北有五臺山，比起南方遙遠的天台山來，這地方很容易去，而且也是佛教中心，並不比天台山遜色。朝鮮僧人勸圓仁去五臺山。於是，圓仁決定去五臺山朝聖。

公元八四〇年春，圓仁一行四人由赤山法華院出發，在取得了旅行證明書後，便直奔五臺山。經兩個多月的長途跋涉，終於到達了供養文殊菩薩的聖地五臺山。

圓仁在那兒住了兩個多月，他如饑似渴地學習著。他的兩個弟子也受戒成爲正式僧人。他們還周遊朝拜了各個寺院，巡禮了五座臺頂。在離開五臺山後，圓仁等便前往長安。八月下旬，他們獲准住到長安的一個寺院中，並得到長安頗有勢力的宦官、

大將軍仇士良的庇護。

此後，圓仁在長安生活了五年，他曾先後拜四位中國僧人爲師，向他們學習梵語、佛教哲學、密教的行相（理論）和事相（行法）。圓仁到長安時，已是武宗朝了，敵視佛教的武宗開始了淘汰佛教僧尼的工作。

公元八四三年六月，庇護圓仁的仇士良（亦是佛教的保護者）去世後，武宗的排佛運動日甚一日，圓仁求去不得，只得提心吊膽地苦苦等待。公元八四五年五月，朝廷終於勅令所有外國僧人還俗，將其驅逐出國。圓仁在長安結交的朋友們悄悄地爲他舉行了歡送會，並設法爲其旅途提供方便。

公元八四六年五月，正在山東的圓仁聽到新登基的皇帝對佛教採取了新的寬容態度。公元八四七年九月，圓仁搭乘朝鮮人的船隻渡海回國。公元八四八年三月，圓仁在性海與惟正陪伴下到京城，延曆寺的同僚們舉行了隆重的歡迎儀式，朝廷也派出勅使，致贈禮物，以表宣慰。

回國的當年，圓仁便複製了從中國帶回的大曼荼羅法壇，並將它設立起來。公元八五四年，天皇勅封圓仁爲延曆寺座主（這是日本有座主公稱的開端）。二年後，圓

仁爲天皇及其近侍舉行灌頂。並奏請仿照唐朝按新密法設立皇帝的本命道場。圓仁還向衆多的弟子們傳授從中國帶回的新的佛教儀式、修行方法和教義，寫出了大量注釋經典和儀式的著作。

公元八六四年，圓仁圓寂。二年後，日本朝廷有史以來首次向僧人授予大師的名號，追贈圓仁爲慈覺大師，同時，圓仁的師父最澄也追贈了傳教大師的名號。

圓仁一生著述宏富，除《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入唐新求聖教目錄》外，尚有《金剛頂經疏》、《蘇悉地經略疏》、《顯揚大戒論》、《在唐送進錄》、《入唐求法目錄》等。他通常被視爲日本天台宗的第三代始祖。

迄今爲止最權威的《入唐求法巡禮行記》的研究者是日本的小野勝年博士。小野勝年公元一九〇五年生，一九三三年畢業於京都帝國大學東洋史學科，一九三七——一九四二年以外務省海外留學生的身份赴中國，進行民俗古跡的考察。歷任華北綜合調查研究所研究員、奈良國立博物館學藝課長、龍谷大學文學部教授。一九六四年參加慈覺大師研究會（天台學會），一九六四——一九六九年出版《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之研究》四卷本。小野博士參閱了上千種日、中、印度文獻資料，細緻入微地考察了

圓仁的行記，糾正了若干記載中的錯、漏之處，突出了圓仁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中的地位。

小野博士的著作還有《居庸關》、《入唐求法行歷之研究·圓珍篇》、《中國隋唐長安寺院史料集成》、《五臺山》、《金城堡——山西臨汾金城堡史前遺址》、《蒙疆考古記》等。

首先向西方讀者介紹圓仁及其日記的是美國學者賴蕭爾。賴蕭爾（公元一九一〇——一九九〇年），生於日本東京，其父是美國在日本的傳教士，曾著有《日本佛教研究》和《往生要集之研究》。賴蕭爾早年就學於哈佛大學，以後曾任美國駐日本大使，晚年一直任哈佛大學教授，是美國最爲著名的日本、東亞問題專家。其著作尚有《美國與日本》、《日本人》、《日本——過去與現在》，與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合編有《東亞——傳統與變革》等。

賴蕭爾不僅將圓仁的日記全譯成英文（依據的是「東本」），而且還對日記進行了深入研究，他的著作共分九章，現謹依田村完誓先生的日譯本將章目列出：圓仁的日記、圓仁——巡禮與師父、遣唐使、圓仁和中國官吏、在唐國的生活、大眾的佛教

、排斥佛教、在中國的朝鮮人、歸國等，由此可見，賴蕭爾氏的研究是全面的、細緻的。

以上對《入唐記》的作者、注釋研究者作了一些介紹，這些介紹多得益於海外學者之研究資料，而國內對這方面的研究一直較少，於此除向小野勝年和賴蕭爾諸先生致以深切謝意外，還虔誠希望這方面的研究能夠逐漸引起國內同行之重視，以期不斷的把研究推向深處。

注釋：

① 梁容若先生的文章寫於公元一九四四年，我們現在能看到的是收入梁先生的文集《中日文化交流史論》（北京商務印書館一九八五年版）的第一五〇——一七二頁的文章《圓仁與其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及同名的收入另一個文集《從徐福到黃遵憲》（北京時事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的同名文章。順便一提，梁先生將賴蕭爾著作的日文譯本搞錯了，田村完誓的日譯本是《世界史上的圓仁》（而不是《世界史上的日本》）。

② 這個點校本尚有可以商榷之處，比如，它將卷四銀五股拔折羅一，點斷為銀五股、拔折羅一……一（見該書一八六頁）。類似的情況還有幾處。我覺得這個譯本並沒能吸取小野勝年先生工作所取得的成果。

③ 日文譯本出版於公元一九六三年，書名為《世界史上的圓仁——唐代中國之旅》，譯者是田村完誓。一九八四年東京原書房重印此書時，改書名為《圓仁——唐代中國之旅》。



1 揚州見聞

譯文

唐文宗開成三年（公元八三八年）八月一日晨，藤原大使赴揚州節度使衙門拜見都督李相公，事畢回來。午齋後，請益、留學兩僧向大使處遞呈申請，要求去台州國清寺，並請求將水手丁勝小麻呂拔權任求法巡禮的隨從。黃昏時分，遵大使之命，為實現海中所發誓願，到開元寺看定閑院。有三綱老僧三十多人同來看望。在諸寺巡禮後，回到館舍。

三日，請求大使將請益僧等去台州的申請書送抵揚州府。為了畫出妙見菩薩、四天王像，讓畫師到寺裏去巡看。因為唐國有規定不讓外國人隨便進出寺院，寺中的三綱等不允許畫師摹畫佛像。只得再向李相公呈遞申請書，但沒有回音。

四日晨，有公文到。藤原大使贈與李相公日本土產禮品，相公沒有接受，原封退還。從今天開始炊飲諸物短缺。午齋後，由揚州府帶來覆書。該公文說：還學僧圓仁

，沙彌惟正、惟曉，隨從丁雄滿，所請前往台州國清寺尋師學法。可往台州去，由台州回來可逕赴上都西安。留學僧圓載、沙彌仁好、陪讀始滿，所請去台州國清寺尋師學法，即便去台州，由台州回來後可逕赴上都西安。覆書如下：

還學僧圓仁：

所請前往台州國清寺尋師解決疑難問題，如果該州無師可尋，便可再去上都西安續學，並可在所經歷各州求法。

留學僧圓載：

所請前往台州國清寺拜師學習，如該處無師可拜，可去上都西安求師，並可在所經各州拜師求法。

還得到藤原大使的指示說：畫佛像之事，因為占卜筮卦不吉利，只好暫時作罷。等明年將回國時再請畫供養。晚八時按時到開元寺大門，發願祈禱。

九日，上午十時左右，節度使李相公的文書到開元寺，允許畫造佛像。下午二時左右，相公麾下專理日本事務的官員王友真來官店看望僧人們，並交出早去台州的催促文書，聊了一陣才走。請益法師贈王友真以日本土產禮物。此時，有商人王客來訪

，筆書詢問國清寺的情況，稍消疑慮。贈與刀子等禮品。

原典

（唐開成三年）八月一日早朝，大使到州衙見揚府都督李相公，事畢歸來。齋後，請益、留學兩僧①出牒於使衙，請向台州國清寺②，兼請被給水手丁勝小麻呂，仕充求法馳仕。暮際，依大使宣，爲果海中誓願事，向開元寺看定閑院。三綱③老僧卅有餘共來慰問。巡禮畢，歸店館。

三日，請令請益僧等向台州之狀，使牒達揚府了。爲畫造妙見菩薩④、四王像⑤，令畫師向寺裏。而有所由制不許外國人濫入寺家，三綱等不令畫造佛像。仍使牒達相公，未有報牒。

四日，早朝，有報牒。大使贈土物於李相公，彼相公不受，還却之。又始今日充生料每物不備。齋後，從揚府將覆問書來。彼狀稱：還學僧圓仁、沙彌惟正、惟曉，水手丁雄滿，右請往台州國清寺尋師。便往台州，爲復從台州却來，赴上都去；留學僧圓載、沙彌仁好、伴始滿，右請往台州國清寺尋師。便往台州，爲復從台州卻來，

赴上都去者。即答書云：

還學僧圓仁：

右請往台州國清寺尋師決疑，若彼州無師，更赴上都，兼經過諸州。

留學僧圓載：

右請往台州國清寺隨師學問，若彼州全無人法^⑥，或上都覓法，經過諸州訪覓者

。

又得使宣稱，畫像之事，爲卜筮有忌，停止既了，須明年將發歸時，奉畫供養者。仍以戌時到開元寺大門，誓禱其由。

九日，巳時，節度使李相公牒於開元寺，許令畫造佛像。未時，勾當日本國使王友真來官店，慰問僧等，兼早令向台州之狀，相談歸却。請益法師便贈土物於使。登時，商人王客來，筆書問國清寺消息，頗開鬱抱。亦與刀子等。

注釋

①請益、留學兩僧：即請益僧和留學僧。在這裏，前者指圓仁，後者指圓載。請益僧

又作請益生、還學僧，指短期入唐的研究人員（僧侶）。留學僧是較長時間在唐朝學習的僧人。

② **台州國清寺**：浙江省天台縣北十華里天台山佛隴峰南麓的佛教寺院。隋朝開皇十八年（公元五九八年），晉王楊廣遵照智顛的遺願在天台山創建佛剎，名天台寺。大業元年（公元六〇五年）改名國清寺。智顛生前曾在天台山住了十年，創立伽藍，行頭陀行，晝夜禪觀。由於智顛被後世尊為天台宗的開宗祖師，所以天台山國清寺亦被視為天台宗的聖地。

③ **三綱**：掌管寺院各種事務的三名事務執事，中國佛教稱之為：上座、寺主、維那或上座、維那、典座。

④ **妙見菩薩**：又稱妙見大士。北斗七星名。密教之法，以此為尊星王。其形為童子，身卷金甲，右手伸臂握神劍，左手屈肘著於腰，足蹈龜蛇。

⑤ **四王像**：即四天王像。四天王為東方持國（*dhṛtarāṣṭra*）、南天增長（*virūdhaka*）、西天廣目（*virūpākṣa*）、北天多聞（*vaiśravaṇa*）等。通常將它們視作佛法的守護神，乃攘災厄請招福德之修法。